

## 月末聊斋

## 人的距离，心的温度

此前，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太想得到大学生和食堂里的大师傅能有什么交集。最近采访北京交通大学“阳光厨师”李建华的选题，看了学生们饱含感情写下的回忆文字，听了他们自发为李师傅家属捐款的前前后后，再一次被朴素却真实的爱与关怀所打动。

北大农园食堂二楼4号“风味锅仔”档口的李建华师傅记得往常来吃饭的同学的口味，而同学们也不仅成了小鸡炖蘑菇、可乐排骨等菜品的拥趸，在接过李师傅从窗口递出的热气腾腾的小火锅时，他们也同时接过了他乐呵呵的面孔带来的善意、东北味儿的问候带来的温暖。大学生们因学习而来的疲惫，因情感而来的失意，因人际交往而来的困扰……诸多不尽美妙的心情在这善意的招呼

里总能获得些许慰藉。李师傅因病去世后，大学生们自发“网祭”这个熟悉的陌生人，自发为他的家属募捐。我在报道中写道：“因他的乐观热情，因他们的感恩尊重，他们和他的生活圆心越来越靠近，直至画出两个相交的圆。”

这个故事的感人之处不仅在于大学生与“小角色”的理解、互动，更在于他们用心温度弥合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大千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千姿百态，也许形同陌路，也许擦肩而过。这一秒还是陌生人，下一秒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缘际遇。

救人者刁娜在施救过程中被人撞伤了，她却道：“一条腿换一条命，值得”。一出血流受伤的悲剧因为她的义举而有了温

情的结局：受伤者、施救者、肇事者相互鼓励共度难关。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开车经过此地，看到被撞受伤的人倒在路边，刁娜首先想到的是“这里车来车往，司机不留神可能会再次撞上她”。义举开始于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这种善使人的距离无限拉近，使事不关己的“我”和素不相识的“他”变成了息息相关的“我们”。

在沈阳，当公交车女司机被歹徒捅了7刀，40多名乘客惊慌下车时，1992年出生的大学生杨艳艳却走上前扶起血泊中的司机，等不及救护车，打车将伤者送到医院。有人提醒她这样做有危险，她说：“我只想救活她，还怕什么呀？我跟着自己的心走了。”

罗曼·罗兰说：“善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刁娜、杨艳艳就在用自己的行动注解着“善”。

令人情动于心的故事不仅仅发生于这些突发事件，在平常人生的普通日子里，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切肤的痛与切肤的爱。从母亲腹部一刀刀割下近3张A4纸大小的6块皮肤，再一块块地贴在患黑色素痣的4岁儿子身上。在高昂的植皮费用面前，河北农妇郭立青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剥皮救子”。母子之爱无疑是世界上最短的距离，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距离让人相信：如果整个世界都变成冰，人间还会留有最后一丝温暖。

有时，距离是个意味的长度。

“我们同学家里都是开奔驰宝马来接，你的车档次太低，下次来接我时停远一点。”这是一

名小学生对开QQ车接他的爸爸提出的要求。

超载是造成11月16日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故的原因之一。没有人知道孩子们是以怎样的姿势对抗失去距离感的狭小空间的，同样没有人知道，在黄色的特权校车和艰难踟蹰于上学路上的孩子中间还有多远的距离。

在发飙、谩骂充斥的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弥漫的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情绪。这种情绪让人常有“他人即地狱”的恐惧。

“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这充满哲思的歌词时常萦绕于脑际，现实真的如此令人悲恸？

幸好，还有这样的声音存在——只要人心不冷，爱就会延续；十几亿人，每个人总有一些小空间做自己的事情。各尽本分，继续向前；每个人多肩负一点社会责任，就能多享受一点幸福生活。

鼻子泛酸，眼眶发胀，一股暖流缓缓地心底涌出，大抵这就是情动于心的生理表征。有多少情动于心的时刻，心底就能生出多少希望。

## 表情

张庆熊：愤怒



在复旦大学从教近20年的哲学系教授张庆熊第一次生这么大的气，原因是他的一班学生集体请假为梁朝伟等明星来校宣传维持秩序去了。他一向以自己的学生为第一，着实令老先生不爽。他引用孔子的“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说明在歌舞升平中会让人沉沦乃至家破国亡的道理，有人认为如此类比未免小题大做。在他发表文章表达对此事的愤怒后，学校领导向他通报了调查情况，团委和学生会也正式道了歉。张教授表示接受道歉，并说“学生都是很好的孩子”。一场“追星惹的祸”算是告一段落，但大学应该营造怎样的学术氛围这一问题已被抛出，有没有人敢接招呢？

何婧：请辞



22岁的黄龄，凭借甲骨文作文在2009年高考中被封“牛人”，之后在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破格录取，再之后在四川大学接受一对一的教学。但最近，他的指导老师何婧——64岁的远聘教授、古文字专家——向学校申请不再教他了。“我一再告诉黄龄，不要接受媒体采访，要低调，要埋头做学问，但他就是有点沉不下心。”擅自接受媒体采访，被何婧教授认为“不可容忍”。做学问，要求踏实、心静；学知识，要求基础、能力。在何婧眼中，这两点黄龄都不具备。通往学问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条热闹的路，年轻的黄龄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除了靠他自己的悟性，也还需要周围的关切。因为给人才创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除了学校，社会也有责任。

姚明：上课



11月7日，“巨人”姚明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现代史重大问题研究”的课堂上。骚动、窃窃私语、拍照，一个大牌明星走进大学课堂所引发的热烈气氛不难想见。在之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姚明透露了自己作为学生的烦恼和决心：“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我们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尤其是我。正因为如此，我在退役后进入大学校园，重新拿起课本。坦率地讲，我第一节数学课完全没有听懂，只是听懂了十几年前关于数学课的一些模糊记忆。但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只要每天都能提高一点，最终一定会有所收获。”在篮球场到大学课堂，又一个梦之旅开始了。

牛培行：发明



中小学时学习成绩常常倒数第一，高考成绩低了录取学校投档线100分，这个常人眼中的“差生”，上中学时就获得了31项专利，有的现已转化为实用产品，远销海外；21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科技公司。现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牛培行的成长经历令人称奇。牛培行最感谢的是教过他的老师，因为他们从不“嫌弃”他。他的经历说明，每个孩子都有价值，学校教育最终是要让每个孩子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正如一位中学校长所言，现在教育的难题，不是教给孩子们如何搞创造，而是如何不抹杀孩子的创造力。

(王珺)

## 本月瞩目

## “花甲状元”李文超的北漂生活

■本报记者 俞水

他59岁高考，64岁读研，68岁只身赴京做“博士旁听生”，10年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陶醉于知识世界的桃花源。



CFP供图

## 微观点

在校车上管理上，目前实行的是教育、公安、交通等部门共同管理、共同负责，这实际上就是无人管理、无人负责，缺乏责任主体。校车管理还停留在自生自灭、自我管理阶段。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说

我国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没有得到遏制，而且在向不良方向发展，带来社会阶层间流动性降低的问题，不仅涉及教育公平，也涉及社会公平，涉及国家未来发展稳定的大问题。

城市的教育条件、办学资源比农村好很多，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我们希望以这种形式来对不公平进行力所能及的弥补和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谈及人大“三代内无大学生”的招生政策时说

据报道，除了四处宣传他的新书之外，到现在，全国各地已有30多个孩子被父母送到“狼爸”家中，利用寒暑假时间接受教育。换言之，“狼爸”正把自己的家教转变为教育培训，做起了生意。这就更值得对“中国狼爸”概念加以理性分析了。

——学者熊丙奇说

北大学生为什么就不可以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他卖猪肉卖得最好，修鞋修得最好，种地种得最好，工人当得最好，那一样是我们北大的骄傲。我想，这就是北大的价值观倾向，就北大精神来说，在任何工作上作出贡献都是给母校增光。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在农村，五周岁以下双亲外出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40.19%，为2300万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等7省0-5周岁留守儿童均超过百万人。

——全国妇联儿童部部长邓丽在“2011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透露

他不强迫我去做他想让我成为的那种人。他会帮我寻找使我最有机会成功的位置，并且给我最好的建议。他从来不暗示我，他想让我成为什么人。

——陈省身之子陈伯龙说

一切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的人，应将自己的署名写在研究的过程中，而不是在论文完成之时。不论是自己做论文或指导学生论文，要做到这一点，我想以下几个原则是少不了的：是否对论文涉及的领域和范畴熟悉、是否参加选题的遴选和确定、是否拟定论文的结构和框架、是否参与论证和实例的收集。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殷振宇说

在我看来，奥数不少题目很刁钻，作为爱好偶尔为之是可以的。如果作为主业精心揣摩，甚至为了应付升学，则是很荒谬的事。

打个比方，从西医来说，奥数就像疑难杂症，如果不扎实打好基础，只攻疑难杂症，到最后可能连普通的感冒都不会治。这能说是合格的医生吗？这样子学，学懂了无异于没学懂。

——数学家丘成桐说

父亲晚年特别关心教育问题，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对当前的学校而言，如何摆脱应试教育的羁绊，还教育本来面目，以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前途着想地开阔胸襟，培养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自强不息，砥砺奋进。这都是亟待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钱学森先生之子钱永刚说 (俞水 整理)

一大早，李文超走进清华六教(102)，直奔教室最前排，把鼓鼓囊囊的黑色双肩包往桌子上一放，掏出他的宝贝家当：被塑料袋裹着的白纸巾、一瓶钢笔水、一支旧钢笔。上课铃一响，笔在本子上沙沙作响，一会儿工夫，他记了整整11页。

课间，他用混合着重庆与贵州口音的普通话与教授忘我地讨论，满面红光，声音洪亮。如果不是那秃得发亮的脑袋和装在腰间布袋里的老年证出卖了他的年龄，你不会猜到他已69岁。

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对他的出现毫不奇怪，这位高龄旁听生已经在清华、北大的课堂上活跃了1年多。每天早上6点半，他会走出中国地质大学家属区的地下室，骑上从跳蚤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穿过人声鼎沸的三道口，到清华或北大听课。

时而有记者来采访他的“北漂”生活，他便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地从10年前讲起自己的故事。

## 疯狂老头

李文超的人生，从59岁那年开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2000年5月，广播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他欣喜若狂——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新举措，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首次允许25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哎呀，那不就是说我也可以去考！”刚刚从贵阳铁路工务大修段机关退休回家的李文超高兴得想要蹦起来，摩拳擦掌地戏称自己要“再一次接受国家的检阅”。

他上一次“接受检阅”是在1964年，那成了他至今无法解开的心结——

“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个班几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升学，就是我。”然而，自认在高考中“发挥得很不错”的他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他无数次猜想上大学梦破碎的原因，但当时那个压抑的社会环境，让他无从寻找答案。

这成为他36年后再次走进高考考场的动因。

2000年的高考日，李文超搀扶着88岁的老母亲来到考试现场。一位保安在门口把他拦了下来：“你进去干什么？”李文超扬了扬手中的准考证：“参加高考，国家允许的！”之后，在母亲目光的护送下走进考场，与小他40

多岁的年轻人同场答题。

最终，他得到286分，在当年全国高龄考生中名列首位，被媒体称为“花甲状元”。

“我可是没怎么复习就去考试喽！全凭脑子和平时的积累！”李文超对自己当年的“裸考”经历很是得意。不过，虽然考了个“状元”，但他的分数仍离贵州省录取线差了14分。幸运的是，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他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免除了他的学费。

李文超迎来的大学第一课是新生军训。这位“花甲战士”虽然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却在很多项目中把同学们甩在了身后——在太阳底下站军姿，最笔直；踢正步，最认真；就连从未接触过的射击，他也打了47环，在全年级排名第一，还因此获评“优秀学员”。

休息时，同学们累得直接躺在操场上，李文超也跟着躺下。有同学叫他“爷爷”或“伯伯”，他不干了：“我可是参加正规高考考进来的，是你们实打实的同学啊！这么叫多别扭。”身旁一个小伙子灵机一动：“叫你‘超哥’怎么样？”李文超乐了：“这个好，就这么叫！”于是，他后4年里，他每天都与一群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孩子们称兄道弟。

在学习上，李文超更是不含糊。他从不翘课，几乎每节课都要抢着坐在最前面。每逢周末，别人在休息，他却泡在图书馆。因为不住校，听完报告回到家时常已是深夜。老师劝他免修体育，他不想搞特殊，1500米长跑，铅球照推。唯一让他感觉吃力的是计算机和英语。“英语基础不好，高中时只学过一点点。计算机理论课没问题，但上机时手指不灵活。”不过，他不服气，玩儿命学，成为同学们眼中的“疯狂老头”。

2004年7月，李文超从贵州师大毕业时，成绩已由原来的最后一名上升到了全班第19名。

## 另类北漂

很多人觉得，大学毕业了，李文超就会停止折腾，回家安享晚年。李文超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的求学之路刚刚开始，想接着读硕士。于是，他一边旁听贵州

是坚忍之心。看似先生心皈佛学，然而，其心之儒。之道，不能不令晚学叹服。佛通古今，儒达人生，道释人心，学贯中西，道德文章，治学如做人之高尚，做人如治学之严谨。让我们铭记先生的话：“治学要有正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洪勃颖

## 建设者的意义

回应《谈方：唤醒“好人”》

作为一个公民，谈及他的同仁比

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一边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5年中，他考了5次，最好的一次考了313分，两门专业课都超过了分数线20多分，但因英语成绩太低没被录取。

不过，他自认在这5年里收获颇丰，学校规定研究生的必修课有10门，选修课有2门，他一共旁听了24门。

2010年，李文超又作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进京“读博”。

他给北京多所高校的招生部门写信，希望能成为博士课程的旁听生。大部分信都石沉大海，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回复了他，劝说他在贵州老家学习清华大学的远程课程。

李文超不喜欢那样的方式，“没有交流感、对话感”。与家人商量后，他决定只身一人进京，闯一闯传说中开放自由的清华、北大课堂。

登上北上的火车，挥手告别远行的妻子，27个小时之后，他抵达北京。从西客站赶往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清华，他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这个让他憧憬多年的地方。之后，他手提肩背地打听到了距清华不远处有一个30元一晚的地下室，住下时已是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手持事先就读清华的同乡那里搞到的课程表，他第一次踏进了清华的课堂。让他沮丧的是，这门课的教授拒绝了他，希望他能到教务部门进行旁听生的正式注册。他只好走出教室，在门外站了很久。

第二次听课的经历让他备受鼓舞，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当代著名哲学史家陈来见到班里的这名高龄旁听生时，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同学们：“这位老人家精神不错，这么大年纪还来求学……”

很快，李文超不仅熟悉了文史类课程集中的教三、教六，清华园里的建筑他也能如数家珍：“这是建筑学院，这是经管学院，这是科技楼。”时有人向他问路，他举着胳膊使劲儿比划着：“一直走到底，左拐。”颇有些自豪。

这个学期，他计划旁听10门课程，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专题研究、微观经济学等。因为媒体的报道，清华大学宣传部了解到李文超的情况后，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对于自己的求学生活，李文超感到陶醉且满足。

他的一些“北漂”朋友觉得这个老头的的生活太另类，忍不住问他：“你都这把年纪了，咋还这么‘漂着？”李文超说：“你们是来追梦的，我也是。”

## 精神贵族

李文超租住的地下室只有10来平方米，住4个人，不通风，散发霉味。不过，他对这个租金500元一个月的睡铺没什么不满，“这个价钱能住上这条件，算不错了”。对于每个月500元标准的伙食，他更是很满意，“有时，中午能吃上一碗红烧鱼”。

其实，他每个月有2230元的退休金，在贵阳这样的城市安享晚年基本够用。家庭也很美满，两个儿子很懂事，妻子被他形容为善良美丽。这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何苦来北京“遭罪”？

“关键是，我不觉得这是遭罪。”李文超

起还停留在网络谩骂阶段的民众，是先行者。

作为一名教师，谈方为人们印证了这样一种常识：教书育人，若紧紧封闭在小小的教室里，往往会使学生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巨大距离。谈方不仅一人支持“正义”，还积极带着他的学生们投身公益，其“维护社会道德”的团队从几十人扩展到几千人，这本身就是对教育方式的一种新探索。

套用一句话：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少谈些主义。

——中国传媒大学 邓文卿

## 缺憾中的完美

回应《卫一欧：直面面对缺憾人生》

有人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宽度和厚度。我想，卫一欧早逝的生命虽然充满遗憾，但她用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诠释了每一位师者、一位学人、一位仁人的全部意义。

“每个角落，每一秒，都有奇妙的未知，我们都面对命运。”卫一欧告诉我们的，正是以何种态度来面对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在追寻着缺憾人生中的完美。

——北京师范大学 祁雪晶